

現代文藝叢書

# 後方集

新書

主編

張道藩

著

高植



正中書局印行

332

## 現代文藝戲劇叢書總序

文學的定義，雖古今中外各有不同，簡而言之，要不外語言文字的藝術之總稱，釋

名：

「文者，會集衆字以成辭義。」

孔子曰：

「言以足志，文以足言，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」

前者是說文乃組辭以達義，後者是說文字的功用，在補充語言之不足，文學的效能，在補助語言之所不及。我們曉得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的產物，它的產生遠在人類發明文字之前。正如沈約所謂：

「雖虞夏以前，遺文不覩，稟氣懷靈，理或無異。然則歌詠所興，宜自生民始。」

也。」

我國古代政教不分、道德與學術合一，所爲文學，均爲有關治化之作，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，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，文化發達的時代。迄魏晉之世，競尚詞藻，羣趨爲文學而文學，於是文風斯靡，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，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，無如科舉繼興，文藝一道，遂成末技，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。

一般的說，語言文字，以及一切形象藝術，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，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。文與藝術的創造，因以時代爲轉移，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，內容所表現的意識，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，和所努力的成就，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。司馬遷云：

「昔西伯拘美里，演周易，孔子戾陳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離騷。」

周易、春秋、離騷，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；卽證之域外，如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託爾斯泰之作品，又何獨不然。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，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，則一也。

近自年來，東西文化溝通，國人眩於西方文藝理論，以爲中國缺乏偉大文藝著作；或且力事模仿，以爲非如是不足以稱創作。影響所及，文藝領域乃愈形狹隘，文藝功能遂更見微薄。殊不知時代既異，地域又復不同，我國文學源遠流長，自有其偉大前途，正不必削足以適履。

所幸抗戰軍興，建國基礎日趨鞏固，三民主義文藝理論亦漸完成，文學藝術乃重被重視；並由文藝領域因以擴大，文藝價值亦因而提高。承接新的時代，應有新的文藝產生，象徵着新中國文化發達的前途，乃一定不易之理。深信全國作家皆當同具此感，均已抱定共同信念，正在埋首努力。

去年六月，正中書局以編緝現代文藝叢書及現代戲劇叢書事相託，思及當前文藝出版殊覺貧弱，因即貿然允諾，復得各地作家暨王進珊同志之助，未及期年，各書已將印行。引玉之勞，雖不足以言功；然幸告厥成，事亦可喜。用綴數語，以誌所感。

張道藩 三十二年四月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|----|
| 一、避空襲……    | 一  |
| 二、倚閭……     | 一五 |
| 三、進城……     | 二七 |
| 四、江頭……     | 三六 |
| 五、仇……      | 四七 |
| 六、花裕榮的新年…… | 五四 |
| 七、跋……      | 一二 |

## 避空襲

住在成都附近的小縣城裏，由於若干原因，空襲的危險是比較小。但近來連有了幾天警報，大家的情緒，在中午的時候，都無形地緊張起來，同時對於昨日的新聞也急切地盼望早早知道。但成都的報紙要到每天下午纔能到，於是住在附近縣分的人，在幾次的擊落倭機的消息之後，更急切地盼望知道昨天是否又打下了倭機。

報紙還未到，又有預行警報了，商店都開始上門板，這時，大家都存着觀望的態度，雖然有點兒準備躲避的意向，却還是希望莫有空襲警報，城內既無防空壕，必須出城，出城又必得走遠，但處處是稻田，田中有水，偶不小心，便會失足落水，而且天氣太熱，在太陽下曝曬是很難受的。還有，出了城便得在解除警報後纔可回城，有時一出城便要站好幾個鐘頭，那痛苦是難堪的。

不久，有了空襲警報，城中的大鐘及四門的小鐘都敲起來了，同時一個乘自行車的人吹着哨子從街上馳過，車上有一面「空襲警報」的旗子。看着旗子的飄飄和車輪的急轉，人的心也飄飄不定，急遽轉動起來。商店——特別是布店——的貨物，用小獨輪車（鷄公車）推着，咿咿啞啞地向城門口直奔，推車的店員面色緊張，却帶着笑容。行動不便的富家老太婆，坐着包車（也是鷄公車）由人推着向城門外直奔。居民們陸續地出城躲避，提

也。」

我國古代政教不分，道德與學術合一，所爲文學，均爲有關治化之作，迨及周秦諸子始進而以文學爲宏揚學術之工具，便造成了歷史上文學鼎盛，文化發達的時代。迄魏晉之世，競尚詞藻，羣趨爲文學而文學，於是文風斯靡，文學的價值亦漸低落，嗣後唐代韓柳諸家雖倡言改革，無如科舉繼興，文藝一道，遂成末技，而民族文化也就日漸衰微了。

一般的說，語言文字，以及一切形象藝術，都是人生思想情感的表現，也是作者時代環境的反映。文以藝術的創造，因以時代爲轉移，而文藝形式所表的風格，內容所表現的意識，也就是作家對於時代的認識，和所努力的成就，又往往足以轉移時代。司馬遷云：

「昔西伯拘美里，演周易，孔子厄陳蔡作春秋，屈原放逐著離騷。」

周易、春秋、離騷，固皆爲文學上千古不滅之作；卽證之域外，如荷馬、但丁、莎士比亞、託爾斯泰之作品，又何獨不然。雖未必皆作於困窮之際，而其反映時代與影響時代，則一也。

「葉嫂，你抱小弟弟，你抱，我來鎖門。」

張先生手裏提着一個布包，抱着第四個孩子，領着三個能走路的大孩子，站在門外，等候上路。張太太自己提着一個小皮箱從房裏走出，把門闔上，把扣子套上鐵鼻子，纔發現了忘記帶鎖。

「呵，這怎麼鎖，真是，趕快拿。」

這麼說着，她又把門推開，急急忙忙跨進門坎，但跨進了門，她又想起別的——自己的儀容，她走到鏡前，照了照自己，看看沒有不妥的地方，胭脂和粉都塗得恰合式，她覺得還可以有什麼地方增加美感，於是把左邊的鬚毛扶到耳後，只留下幾根鬚在耳門前，自己覺得很滿意。

張先生在房外看着裏面，催道：

「快點兒，快點兒，鎖呢？」

「來啦！」張太太轉身向外走，幾乎忘記了拿鎖。

鎖了門，張家全家七口，連同女工，急迫地熱鬧地出了大雜院，過了前進屋子，上了街。這時乘自行車吹哨子的人正從城外回轉。

街上躲避空襲的人還不斷地向城外去，但最擁擠的時候已經過去。婦女們，老人們帶着嚴肅緊張的面孔，攜着各人自認是最重要的東西，向城外去，神情顯得：「落後了，快

「上前」！小孩們雖然面色有幾分緊張恐懼，却還是天真的成分多，覺得避空襲是有趣的，張太太的三個大孩子，好像衛星，環繞着她走。

「好大太陽呵！」張太太說。

太陽的強烈光線使她皺眉，並把眼睛縮小。她向女工說：

「葉嫂，用扇子遮小弟弟的頭。」

剛出城門，葉嫂手裏的小弟弟叫着要媽媽抱。

「小弟弟，要葉嫂抱，」張太太說，「小弟弟乖，聽媽話。」

但小弟弟偏不聽媽的話，張太太無法推搪。

「小鬼，厭死了，這大太陽！」這麼說着，張太太已經接了小弟弟到手；張先生手裏的第四個孩子轉到葉嫂手裏，却接過了張太太手裏的小提箱。

張太太出了城，彷彿心定了一點。

走到城外街道的盡頭，張太太不禁嘴裏有點兒喘，額上有點兒汗，三個較大的孩子沿途吵着要吃「鍋魁」，「冷粉」，「爬糖」，「胡豆」，弄得張太太有點兒厭煩。他們在人家門口站了一會，孩子們還在吵，張太太說：

「不許吵，誰聽話，進城我就買，不聽話，我就打！」

並且張太太騰出一隻手，作打人的威脅的樣子，果然收了一點效。許多人繼續向前

走，由各田塍分散到各方面，成扇形。張太太同張先生商量着，是否馬上再向前走，還是休息一會兒。張先生還未作決定，城內緊急警報的鐘聲鐺鐺地傳來，於是隨着大衆的行動，張家的人又向前行。

忽然吹來一陣涼風，晴空自遠處浮出了烏雲。

「好涼快！」張太太不禁地說，但太陽還是在頭上火熱地照着。張先生因爲一陣風而舒快地走着，縱觀田野。

田裏的稻子有二三尺高，明亮的初夏的陽光下是一片綠野，風吹過時，綠野上起了波動，稻葉支支地微響。出了街頭，可以看見附近的村莊，房屋遮隱在樹木和竹林裏，彷彿是安靜地在打盹。

「還到這個村子上去吧。」張太太說，看了看跟在身後的張先生，還繼續向前走着。「好吧，」張先生回答，看着所要去的村莊。

這個村莊是較近的，張先生全家的人在這裡躲避過好幾次，只要走過三條田塍，就可到達。

他們向右轉，走上較窄的小徑，又吹來一陣風，張太太頭上的汗乾了一半。還未到村莊，三個較大的孩子又吵鬧起來，叫着要媽買這樣買那樣，使得張太太發煩。

「這裏買到什麼？不許吵，飛機來啦！大毛，你怕不怕？」

聽了張太太的話，孩子們雖然還在吵，但已經和平了一點，一路囁咕着到了村子。

村上只有四五家，是樹木和竹林中的一個小村莊，在他們之前，已經有了十來個人停留在這裏，他們都在樹下，在農家的屋前。每人胸脯上帶了無可奈何的神色，緊張地厭惡地等待警報的解除。

張太太他們也息在樹下，風吹動樹枝竹葉，發出響聲，混和着村外田塍上雞公車的輪聲。

這聲音在驚惶的心緒中引起可怕的幻覺，

「飛機到了，」有個人這麼說。

「是飛機吧？」另一個人說。

張太太的心也跳動起來，恐懼地向她丈夫說：

「飛機來了！飛機來了！」

她向小孩們看了一眼，小孩們停止了話聲。

他們向較密的樹叢裏躲。幾個人緊聚在一起。

村外雞公車的輪聲去遠了。張太太側耳向空中諦聽，沒有聽到飛機聲，只是樹枝在搖

動。

「沒有聲，」張太太低聲向丈夫說，又覺得心安了。

他們站立在樹叢裏有二十多分鐘，不再疑心有飛機聲，於是又走了出來，站到人家的門前。

天空的陽光收斂了，頭上不知從何處飄來了廣大的烏雲，遠遠傳來微弱的雷聲。竹叢裏穿來一陣風。

「好涼快！」張太太說，坐在一塊石頭上。把第四個孩子放下地，葉嫂接過去小弟。

天空中有了一架驅逐機的飛翔聲。

「飛機來了！」張太太說，準備起身。她四顧着，想找一個最安全的地方。

張先生側着耳朵向天空聽了一下，說道：

「不是的，是我們的，是搜索的，不是敵機。」

飛機聲漸漸微弱，終於聽不見了。張太太放了心。

頭上的烏雲越來越密。忽然，一個響亮的雷聲，彷彿是在很近的地方。第四個孩子爬到張太太的膝上。

「要下雨了。」

不久，又是一個響亮的雷聲，好像正在頭頂上，第四個孩子駭得哭起來，張太太連忙來哄着安慰他，把他抱在懷裏。小弟弟看見媽媽抱哥哥，馬上掙着要從葉嫂手裏到媽媽懷

裏去。張太太沒奈何，只得又把小弟弟抱到手裏，但大的又要獨占媽媽。張太太弄得沒有辦法，但這是慣事，她並不着急，只是因為恐怕下雨而躊躇着。

可是一陣風，吹亂了張太太耳前的髮手。張太太抬頭看着天空低密的烏雲，隨意地說着。

「好涼快！」

不提防，一粒雨點落到她的腮上，她微微一驚，說：

「下雨啦！」

果真是下雨。先是稀稀疏疏地幾點。清脆地打在四周的樹葉和竹葉上。張太太從石頭上站立起來，又有幾點雨落在她的臉上。接着是一聲極響的雷，而雨也開始下大了，葉子上的聲音也更繁密更噪雜起來。

他們連忙進了農家的大門，擠在狹小的外室。張太太覺得身上也落了幾點雨，使衣服沾在皮膚上，很不舒服。孩子們因為落雨而高興，聽到雷聲又覺得怕，噦噦咕咕吵鬧起來，使張太太覺得有點厭煩。

外面的雨越下越大，門內也隨風落進來斜而有力的雨點，張先生和張太太互相看了幾眼，又把眼睛看着門外。

雨落了十多分鐘，雷聲漸漸遠移。

張太太焦慮着雨不停。但暴雨的猛勢已經過去，打在地上的雨已不斜得那麼有勁。雨點終於漸漸稀疏，樹葉上的聲音也低微了一點。地面上的雨水忙着向各處流，土上流出了許多條微小的水溝。樹枝上墜落一粒一粒的豆大水點。空氣變得涼爽舒快。不久，雨停了。

張太太和張先生商議着是否要乘雨小時先回到街頭。

「回去，乘雨小。」張先生說，探首看門外的天空。

「路上這多水，怎麼辦？」張太太說，卻也想走。

「不走，等一下，又下雨，更糟，」張先生說。

「好，再等一下，就走。」

孩子們又吵鬧起來，使張太太厭煩。

樹枝上還在滴水，張家的全體離開農家，向街頭上走。他們的身上都沾到樹枝上落下的水點。地面還是溼的，張太太惋惜自己腳上和小孩們腳上的鞋。

張太太手裏只提着小箱子，路是相當滑。她提醒着：

「二毛不許跑，路滑。好多水，你看，襪子也弄髒了。」

張太太側過身，想舉起一隻腿，讓張先生看看她的襪子上濺到的汙泥。但還未舉起腳，她的身子已經掙宕起來，幾乎要跌倒。她駭了一驚。因此她生怒火。

路上的泥淖沾了滿鞋底滿鞋幫。張太太和張先生的脚都漸漸加重，漸漸地，拔起時也感覺到不易甚至困難。小孩們都大聲抱怨難走。

雖然雨後清涼，張太太和張先生却走得發汗，張太太心中的火氣也加大了。她埋怨雨，埋怨路滑，覺得一切不是。

快到街頭的時候，二毛在田塍上滑跌了一交，兩隻手，兩個膝蓋，和前身全沾了泥漿。二毛哇哇地哭叫。

大毛扶起了二毛，二毛邊走邊哭。

張太太的火氣找到了對象，向二毛發火：

「你這個鬼東西，叫你好好走，你不聽，跌倒了，小鬼，回家，我打你，你還哭，小鬼，……」

她罵着，好像一切的不是都可忍受，只是二毛的不聽話是不可忍受的。到了街頭，看見二毛的樣子，雖然心中有了幾分憐惜，她心中的怒氣卻還存在。

避空襲的人從各方面回返街頭，有的衣服全溼，有的衣服半溼，少數的衣服未溼，但大家的脚上都沾了很多泥，腿上濺了泥漿，也有幾個跌倒的。

雷聲是更遠了，天空卻仍舊密布着烏雲。人家的屋簷上還在滴水。回來的人愈多，抱怨咀罵的聲音愈嘈雜。二毛已經不哭，又和姊弟們在玩笑了。他們叫着要吃這樣那樣，但

張太太心中還未氣平，她威脅說，有誰再吵，她便要打，孩子們的聲音變低，但還是在吵，不過沒有人再敢向媽說：「我要吃胡豆。」

解除警報的鐘聲響了，不久，乘自行車的人來到城外的街頭，吹着哨子，車上的一解除警報」的旗子招展着。

如潮的人又向城門口流去。商店推貨的雞公車，轟隆轟隆，推車的店員高興地笑着，彷彿未注意到腿上的泥漿。城內唯一的救火機，也轟隆轟隆，在街上飛跑。揹包袱小孩向婦女們也回城了，人羣中顯得小孩特別多。出城時，大家緊張而沉默，不怕擠，唯恐別人上前。此刻，回城時，大家發出咒罵聲，雖然願早歸家，卻怕別人濺起泥漿在自己身上，時時讓人上前。此外，多了小孩們的啼哭聲，張家全體夾在這些人當中向着城門走。

因為路滑，三毛跌了一個坐馬式，屁股上染遍了泥漿。張太太的火氣又發作起來，一路罵着回到家。

回到大雜院，凡是出城的都有怒色有怨言。張太太怒氣沖沖地進了院子，向王太太說自己小孩不聽話。

「跌了兩個，一身泥，要替他們洗，煩死了，小鬼們。」

王太太勸慰着，王先生和張先生談話時，張先生心中雖然是有氣，卻笑着說話，張太太向王太太說：

「你們沒有去，很好，我早知道這樣，一定不去！」

張太太臉上顯出懷悔的神色。她開了門，待葉嫂放下了小弟弟，便忙着吩咐替二毛三毛弄水洗澡，換衣服，她口中還在埋怨，說道：

「小鬼們，害死人，小鬼們，不聽話！」

她自己換了鞋，洗了腳，替三毛在拿衣服換。張先生換了鞋，到王先生房裏談天去了，推測着今天倭機飛到何處，以及是否被天雷完全打下。

天空的雲褪去，又明亮起來。院裏的雨水已完全滲到泥土裏去了。送報人送來了成都當日的報紙。

「這麼遲？」張先生說，連忙來看國內新聞。

「警報，下雨呵！」送報人踏着泥腳匆匆走去。

他們看過了第一欄的新聞，便看見下邊的新聞標題，說我空軍打下倭機七架。張先生快樂興奮地邊說話邊伸着頭和王先生共同細看這個新聞。看完後，張先生大聲向鄰房的張太太說：

「昨天又打下七架日本鬼子飛機！」

張太太連忙從三毛的澡盆邊站起來，走到王先生房門口問詳細情形。他臉上帶着喜色。聽他們說空戰情形時，她忘記了先前的一切，忘記了對小孩的怒氣，她的怒火與怨憤